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 第二十二回 顯色相美伶裸體 爭戲曲文士揮拳

話說謝嵩如在慶和園遇著王恩潼，問起園門口那個扛枷人來，恩潼道：「我也不甚清楚，方才遇著孫春山，對我講了個梗概，我才略知一二。」嵩如道：「春山和我雖不熟識，在香萍那裡卻見過幾面。好像是己未舉人，捐了個兵部主事。家世南方，卻是大興籍，唱的極好。他說戲班裡的事必然確實可信。到底是怎麼一件事？」這時恩潼的貼座兒嫌人太擠走了一個，嵩如便挪過去，與恩潼聯座。恩潼道：「這件事，原來是周芝台相國弄出來的。」嵩如道：「我有些不信，芝翁是個持躬謹慎的大員，斷不生事害人，我敢替他出保結的。」恩潼道：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」，便是這件事的榜樣。」嵩如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恩潼道：「春山只講這件事，我卻要溯本求源，攀枝扯葉，先談一談周芝翁的為人。」嵩如道：「你同芝翁也不十分熟識，怎麼曉得他的為人。」恩潼道：「這也有個緣故。我有個族兄在芝翁那裡作幕，所以曉得詳細。芝翁這個人雖是書生，卻專信鬼道，把一部朱文正公的文帝書抄奉若聖經賢傳。他也不甚信佛，只信神明，喜在乩壇裡捐錢。他道：佛家言空，究與吾儒不合，唯諸天神聖，文昌、關帝、呂祖，飛鸞演化，垂訓後人，實與孔孟互相發明。那呂祖詩云：為儒理應從儒道，莫把佛經口內嘈。這宗正論，與昌黎《原道》也差不多。他志誠敬神，尤其敬重關帝，曾把盧湛的《關帝聖跡圖志》，徐謙的《關帝覺世真經》、《闡化編》並那曾經玉皇大帝御定的湘潭黃啟曙《關帝全書》，刷了送人。那遭，有位山西朋友叫做王汝琨，見他敬重關夫子，送了他一部《關帝事跡徵信編》，是考據名家周耕崖、崔秋谷兩先生所輯，前面還有盧抱經先生的序文。這部比錢謙益的《義勇武安王集》還精博十倍。他老人家看了卻大不謂然。他道：『這書雖表彰聖帝，卻是專信陳壽穢史的，陳壽於蜀漢有嫌，作的《三國志》多存私見，連諸葛軍師這樣的神機妙算，還說他將略非其所長。焉能算得直筆？他把聖帝生平大節，似那秉燭待旦、挑袍斬將都予刪削，疏漏已極。這周廣業、崔應榴反要依他，豈不可笑？我曾見關帝降壇自述事實，何曾有一字與陳壽相同？那明朝楊襄毅公傳的《忠義經述志章》也是神聖金言，與陳壽大相懸殊。難道聖帝自己的話信不得，陳壽倒信得？』」

嵩如笑道：「你說了這一大篇的話，倒是周芝翁的小傳，與扛枷人什麼相干？」恩潼正色道：「我說的話並不浮泛，如今就要說到本題了。芝翁既是十分的敬信關夫子，不想去年秦老衛衙門善家裡唱戲請客，首座便是芝翁。」嵩如道：「不錯，聽說那日程長庚演了一出《戰長沙》，形容得關侯爺神威蕩蕩，芝翁嚇得幾乎磕頭。跑了回來把城上的請了去，要嚴禁伶人扮演關帝。這是人所共知的。難道說那扛枷人就為了這個緣故？」恩潼道：「你真聰明，被你一猜便著。實則禁止伶人扮演關帝，不自今日起。從明朝萬曆四十二年，封關公作三界伏魔大帝、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的那一天，便奉過明文，只是伶人不十分奉行。自米喜子以後，禁令益發廢弭。戲園中雖不敢明目張膽的演唱，卻是瞅冷子演過一回半回，地面官也裝作不知。本來金朝關公的戲就時興，那關漢卿《關大王獨赴單刀會》，至今流傳，哪裡禁得掉？這遭兒這個人卻因為這齣戲弄得扛枷。據春山說，這人是四喜班的一個花臉，好像是姓夏，還是姓葉？春山講得明白，我卻不記得了。能為頗看得過，天生一條崑腔紅淨的嗓子。那日活該星照命，唱了一折《刀會》，正演到出席卸袍和魯大夫手舞足蹈講那古城相會、斬蔡表心的當口兒上，恰值城上公差來貼告示。哈哈，正是禁演關帝的這件公事。於是乘機敲詐，想使幾個錢。後台不給，叫這個人自墊。他同公差說岔了，不等他卸裝，便捉將官裡去。滿都老爺卻是認得他的，又加巧玲是本班老闆，趕去托情，原想蓋個喧放了。誰知那位漢都老爺是個山西人，說是褻瀆了他們那一省的古聖先神，按例要打。滿都老爺道：『他未曾脫去衣冠，如同神像，打了他便是打了神明一般。』才把他戲衣脫了，鬚髯摘去，只除紅臉未洗，揪翻在地，打了四十大板，戴了枷，硃筆標封，枷示扮演關帝伶人一名，拴在戲園門首示眾。一月釋放，跟著四喜班的轉兒走。這人也算倒霉極了。推源溯本，豈不是周芝翁害的嗎？」嵩如道：「千古偉烈丈夫也不止關侯一人，何以獨受萬世敬仰，至於如此？」恩潼道：「這個道理，明朝姚希孟早講得明白。說自古豪傑，總有遮掩的去處便屬了陰，只有關公一生光明是屬陽的，所以史冊中就事論人，關公不能超乎千古了，老天爺卻是就心論人，關公自然高的多了。李西園尚書也說關夫子一生都是直。他是目下第一名儒，見解當然不差。」

嵩如正想回答，只聽鑼鳴鼓打，已是開了戲，便把話頭打斷。

那戲演過三出，座兒來得更多了。偌大一個戲園只擠得風雨不透，左加一條凳子，右加一條凳子，道口早已斷絕，後來的只好退出。看座兒的怕人同他逞強要座，躲得蹤影全無。那些賣食物雜貨的小買賣人並吃飛的窮漢都走不進來，座客也休想出去。那個營混子正聽著戲，忽然「哎呀」一聲，皺著眉頭站起。別人問是何故？他也不回答，只望著左右的座客道：「列位借光，我要撒溺。勞駕讓個路兒。」眾人轉動不得都不理他，激得他野性發作用手去推。誰知這座人城比銅牆鐵壁堅固萬倍，莫想動得分毫。他正在掙扎，那邊一位座客早耐不住，發話道：「然而你這朋友太沒眼色，然而誰不願意讓路？怎奈然而人太嚴密了，然而讓不開也是沒法子想的。然而你何必蠻作？」營混子大怒，要擠過去抓他。猛一低頭，見他腰裡係著一條黃色的搭包，只嚇得面目更色，搖頭道：「黃帶子惹不得，咳！黃帶子真惹不得。」乖乖兒的回到原位坐下聽戲。嵩如、恩潼聽那黃帶子滿口「然而」，卻沒有一個用的恰當，由不得好笑。嵩如道：「不料天潢貴胄，如此的椎魯少文。」恩潼道：「越是這樣的人，越發達的快。再過二三十年，保不住他不是位極人臣。」嵩如道：「歇後『鄭五為相，時局可知』，這等人比鄭五又差了成色。」恩潼道：「他這一句話，四座均安，我倒因此看出他的氣度不凡。」嵩如點了點頭，不曾回答。少時歎道：「從來俗士濟物利人勝於文人的，不知凡幾。今日大家已蒙此公之福，方才我笑他不通，真是不該。」恩潼道：「確論確論。我看此公精神氣魄迥異恒流，將來一定不是池中之物。我的話必要應驗，只可惜座離得太遠，不能問他的稱呼名字。」嵩如道：「你今日倒物色起英雄來了。日後他若果真的活了，也算一段佳話。比剛才唱這出《玉玲瓏》差不多，你的家傳墓志，都可以載入的。」恩潼道：「你不要取笑！我一生碌碌，無所知名，反不如程長庚、梅巧玲，人人樂道。那死後的照例文章有無均可，聽之而已。」

說話間又演了好幾出，那角色是一出比一出齊整，演至倒第二出，場面都移向上場門，這邊讓出中場擺起砌末，用擋布遮了。這出唱畢，便是《盤絲洞》登場。

那巧玲扮了大蜘蛛精，忽而道扮，忽而俗裝，忽而雅淡，忽而嬌嬌，忽而（年義）荊裙布，忽而翹翠環金。真個容光照人，丰神奪目。「滌垢泉」的一場：裸著身體露出一身白肉，引得四座發喊若狂。那砌末忽而石洞，忽而蓮池，變幻離奇令人不測，座客個個稱心滿意。可惜陽光未落，砌末上的燈燭不甚閃耀，是個美中不足。

那營混子卻掩著肚子只是哼，大約這一園裡只有他一人不樂。《盤絲洞》演畢，這日的戲已經終局。座客方才移動，他念了一聲佛，也不及與同來的人招呼，分開一條路，亂撞出去。

嵩如等人散了一大半，才慢慢起身，緩步出園。滿街上車馬填塞，接連不斷。嵩如走幾步，站幾步，從車縫中好容易擠出這條大柵欄。同來的人，都已擠失了蹤跡。一望觀音寺街，還是層層密密的車輛，不易通過。他向北走煤市街，卻又撞著了王恩潼。兩個走得很累，肚中又覺得饑餓，嵩如便約恩潼到萬福居吃飯。

往西進楊梅竹斜街，不多幾步，便是萬福居。跨了進去，櫃上的笑臉相迎道：「您來了，幾位呀？」嵩如道：「只有兩人，並不請客。有地方沒有？」櫃上的連聲道：「有！」引了二位，穿著灶房，直入裡面，找個房間坐定。跑堂過來招呼，泡茶，端進黑白瓜子。嵩如道：「咱們有些餓了，你就擺吧！」跑堂的應了一聲，拭了桌子，放好杯箸，恩潼、嵩如點了燴青蝦、拌鴨掌、松花、鹵牲口，四個涼碟子，要了一壺好酒，二人對酌起來。

嵩如道：「飯館子總把灶放在門首：倘若一個不小心，走了水，卻是厲害。」恩潼道：「著火也不是什麼奇事。咱們聽戲的這個園子和三慶園、同樂軒，都是燒過的，不久即便修築得完整如初。當時也沒聽見燒死過多少人。」恩潼道：「別的人不知道：聽

說三慶園失火的那一回，有個刑部書辦姓金的，的確燒死在內。不論哪一處失了火，你總不怕，因為你同火德謝天君是一家，斷不會燒你的。」嵩如道：「你是王靈官的貴華宗，也可無妨。只是火神姓謝，我倒聞所未聞。」恩潼道：「古人筆記中有此一說。那玄天上帝《北遊》中，也曾載過。」嵩如道：「我只知邱長春作了一部唐僧取經的《西遊記》，卻不曾看過什麼《北遊》。」恩潼道：「唐僧西遊，是吳少陽作的，與邱長春無乾。《淮安府志》裡說得十分詳細。長春西遊，另是一書，是筠（上「竹」下「移」）叢書內刻過的。邱氏西遊原本，比現行的悟一子《西遊真詮》也有繁簡之別。即如通天河陳老兒道：『他兒子是關聖爺爺駕下求來，所以喚作關保。』《真詮》裡刪了這句話。這關係的名字，便沒來歷，不如吳氏原書細密。」嵩如道：「崑曲中也有西遊故事，不知巧玲今日演的這出《盤絲洞》，是否是從傳奇原本摘下來的。」恩潼道：「我也弄不清楚，只那《納書楹》、《綴白裘》卻都沒有這一折。」嵩如道：「今日這齣戲，總算很好的了。先不要說巧玲絕世無雙，便是配的四個小怪，都是司坊上選，又屬上兩個丑的，越顯得粉白黛綠，目蕩神怡，真叫作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哪得幾回聞。」恩潼道：「有四怪之美，更顯得巧玲出眾。這就和吳道玄畫天尊先畫極莊嚴的仙吏，陳老蓮畫關壯繆先畫極雄偉的周倫，劉嵐塑朝陽門外東嶽廟的仁聖帝，須用唐相魏鄭公的遺像作侍曹官，都是一般用意。都叫作烘雲托月之法。」嵩如道：「我也久聞劉嵐塑是出名的。不拘幾時，你我同去看一看。」恩潼道：「使得。」

二人談得高興，又添了一壺酒。忽聽隔壁客座裡說話，聲音漸厲，好似抬槓的一般。二人都吃一驚，從壁縫中張時，見那邊也對坐著兩個人，好像都是文墨之士。一個順天外縣口音，一個揚州口音。那順天外縣口音的面西而坐，臉上帶著怒容。那揚州口音的，面東而坐，卻看不出他的神色，正是唇槍舌劍發作的時候。

王、謝二人打住話頭，伏在壁邊竊聽。只聽得那順天外縣口音的道：「聽戲雖是小道，但也須懂得戲，才可以發議論。你對於此道一竅不通，你定的是非優劣，哪裡作得准！」那揚州口音的道：「戲是勸誡愚人的，所以王文成、劉忠介都不甚以它為然。但這還是世間法，若依我佛出世大法，聽戲是犯誡律的。所以我說戲無益於我輩士大夫，你怎麼定要說它娛情悅耳，一日也不可少？這豈不是個邪見？可笑之至！」那順天外縣口音的道：「這譬如吃東西，各人有各人的食性，不能強同。我懂戲，我便愛聽。你不懂戲，你便不愛聽。但你果真不聽戲，也就罷了，又何必偶爾觀場，便胡亂品評伶人的優劣？及至被我問短，又拿這些大帽子來壓人。這是讀書文士的第一等惡習。你真正豈有此理，還敢笑我！」那揚州口音的道：「這話講的可笑！你雖然比我只早一科，總是個老前輩。只求你不要擺這老前輩的架子來壓我，就算萬幸。我卻怎敢拿大帽子壓你！」那順天外縣口音的道：「你原來還曉得我是你的老前輩！你可知乾隆年間，劉石庵相國將到咱們衙門的時節，去拜老前輩。有個老前輩坐著受禮，向石庵相國笑道：『你也是個翰林了，但這翰林是不容易當的。』便把石庵相國痛痛的戒飭了一番。石庵相國低頭退出。可見老前輩是要教訓後輩的。你且站了，聽我良言。昔夫子告子路：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你對於戲劇一道初不甚解，似乎不當妄有議論，才合乎聖人之道。」那揚州口音的道：「前輩雖可教訓後輩，但前輩有過，後輩也可直言。似老前輩既誦法先王，應當屏除靡靡之音，不聽鄭衛之聲，才是正道。豈可予智自雄，以通曉戲曲自負，下同俳優，亦非大雅所尚。」那順天外縣口音聽了大怒，直跳起來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你怎敢詆毀先達：我今日不得不橫作教刑了。」只聽拍的一聲，那揚州口音的身上已經著了一拳。王、謝二人見他們鬧得好笑，正不好走去勸解，只見別的客座裡跑過一個人來，一口極好的北京話，向那順天外縣口音的作揖打恭，老前輩長老前輩短，敷衍了半天。那順天外縣口音的指著揚州口音的，嘮叨了一大篇，大約是說他的過錯，聽不十分詳細。那揚州口音的合著掌，只是高聲念佛，不答一言。那順天外縣口音的說夠多時，才帶著怒氣走了。那北京口音的問道：「老同年不曾吃他打傷嗎？」那揚州口音的道：「凡人都是未來佛。他雖打我，我只把他當作佛菩薩看，便沒了氣。我身四大皆空，傷於何處？仔細想來，方才我說的話也有觸怒他的去處，就挨他幾下打，也是該的。」那北京口音的道：「老同年的德量，真不可及！」一面喚進跑堂，吩咐寫了他的賬。那揚州口音的道謝一聲，緩步而去。那北京口音的仍去吃他的飯。

王、謝二人看了半響，仍歸原座。嵩如道：「這幾個一定是翰苑清班。打起架來還要大聲疾呼的叫老前輩，唯恐別人聽不見。這也可笑的很！」恩潼道：「那個揚州人很有氣量，婁師德唾面自乾不過如此。那個順天人，滿口自稱懂戲，也是風會所趨。」嵩如道：「優巧者國亡。這個風氣卻實在不好！」

二人又點了幾樣菜用飯。飯畢，跑堂進來算賬。嵩如問道：「方才打架的那兩位老爺，和那勸架的，你可認識？」跑堂道：「有認識的，有不認識的。老爺若問，待我慢慢說來。」